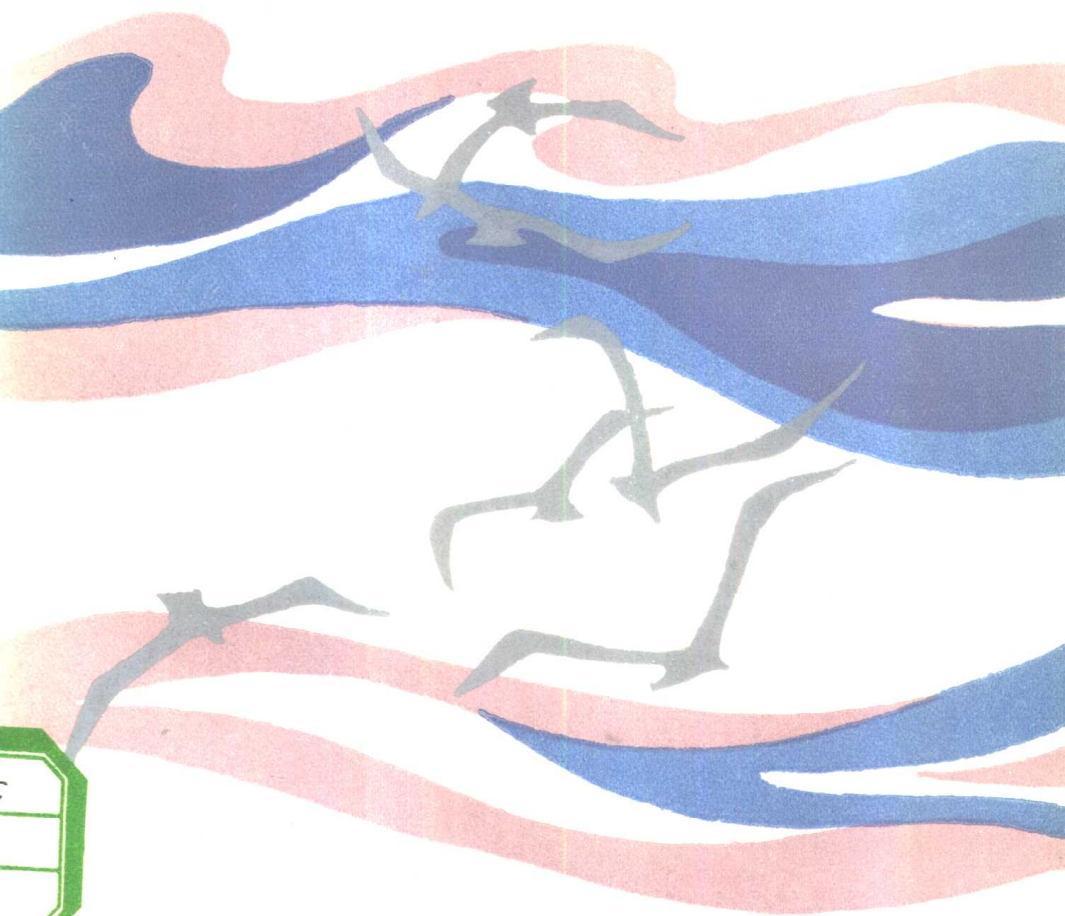


大海圆舞曲

齐 平 著



昆 仑 出 版 社



齐 平 著

—— 昆 仑 出 版 社

大海圆舞曲

大海圆舞曲

齐 平著

昆仑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8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 $\frac{1}{2}$ ·插页2·字数131,000

1985年8月第1版·1985年8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9,300

书号10282·1 定价1.20元



弘 乙
川 十

作者小传

齐平，即罗起平。一九三六年生于江西南昌市郊农村，少年时代在上海市读书。一九五一年参军入伍，一九五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舰艇上当水兵十年，后做过新闻干事，文工团创作员、编辑，一九七五年转业到上海市内电话局工作。

五十年代末开始文学创作，发表第一个作品是电影文学剧本《海洋之歌》。以后陆续发表了不少有较大影响的短篇小说。其中有《沉船礁》、《看守日记》（获一九七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白云岛》（获一九八一年《解放军文艺奖》）。一九八一年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一九七九年加入上海作协，一九八二年加入中国作协。

第 一 章

天色未明，即便站在高级招待所阳台上，也看不清什么，只觉得四周一片模糊。然而在这一片模糊中，若是仔细辨认，也还可分出那灰蒙蒙的是天，黑沉沉的是海，灰蒙蒙和黑沉沉之间的影影憧憧，是海岸、港湾以及驻泊在港湾里的大小舰船。潮水冲刷着堤岸，隐隐传来有规律的沙沙声，新鲜潮湿的空气里带着一丝儿咸腥味。啊，这一切是多么熟悉！我象一个天涯飘泊的游子回归故里，千种思绪，万种情愫顿时在心头翻涌、奔腾。

昨天，刘参谋正式通知我，指挥部终于批准我可以随舰出海，参观这次成败未卜的水下发射。终于……这个词极其准确。对我这个“老百姓”来说，“终于批准”当然是一种特殊光荣，一种额外的照顾。我知道想随舰出海的人很多，理由比我过硬，来头也比我大，数额却限得很死，每一个人都是经过严格的反复筛选，特别类似我这样纯粹的“参观者”，不知要经过多少关卡，最后，绝大部分只能留在岸上。这可不是看参考片呵。

然而在欢欣激动的同时，也夹杂着一丝莫名的惆怅。

如果我不是被迫离开了部队，如果我还穿着军装，也许所费的周折就要少得多，也不致于遭到那么多白眼了。就在昨天下午，当我带着简单用具住进这座筑在半山腰，原是帝俄侵略者的总督官邸的高级招待所时，一位穿着海军干部服的年轻工作人员，用那咄咄逼人的怀疑目光盯着我，用那国境线上海关缉私人员的口气，盘查了我半小时，好象我是个越境走私犯，食道里或胃里藏掖着装在胶囊里的海洛因。我有盖着大红印的证明信，但他不屑一顾。他知道证明信是真的，说不定事先还接到有关方面的电话，对我的身份一点不怀疑。他怀疑的是我凭什么手腕搞到这张“入场券”的？不错，我有记者证，我是A市一家小报的记者，我还常在报刊杂志上发表点诗歌散文什么的，我的名字他不会感到陌生。这也无济于事。采访和报道这次水下发射火箭的任务，本是军报和中央一级报刊的事，也轮不到我。

“请问，你为什么对这次发射那么感兴趣？”

年轻人坐在招待所值班室的长沙发上，正在专心致志地读一本厚厚的技术书。大约我的到来搅扰了他的思绪，他冷冷地一言不发地审视了我半分钟，这才极不情愿地坐到写字台前，验看我的证件和介绍信。当他重重地阖上书页时，我看到封面上烫金的书名：《电子学原理》。

这种挑逗性的话语使我感到莫大的侮辱。作为回敬，我同样用了一个问句：

“难道要向你汇报吗？”

他藐视地斜睨了我一眼，耸了耸肩，那意思是：你当然用不着向我汇报，料定你也不会向我汇报的。

他的无礼深深刺痛了我，激怒了我。这些日子所受到的轻侮、冷遇、委屈一古脑儿翻上来，我也发作了：

“同志，请问你贵姓？”

他顿时领悟了我的用意。脖颈梗起来，带着应战的神气，并且略略提高了声调：

“金！金子的金，基地后勤部管理处助理员。”（潜台词：想告状吗？请吧！）

幸亏刘参谋及时赶到，才算解了围。至今想起来，那原本藏在心头无法排遣的惆怅复又漫涌胸腔。

是啊，这些日子你到处奔波，托人情，拉关系，寻门路，死皮赖脸地给这个打电话，掀那个的门铃，仅仅就为了要亲眼看一看火箭出水时的壮景，若干年后跟亲友闲聊时增添一些谈话的资本吗？！何况，这枚火箭能不能钻出水面，能不能腾空飞跃？还是个未知数。

哦，大海！你象梦一样迷离，象蓝天一样深邃，象人生一样的漫长艰辛。你到底用什么魔力这样深深地吸引着我，又蛊惑着我，使我在离开你多年之后，又要迈着沉重的脚步返回你身旁呢？

秋夜的冷露侵骨凉。拂晓前的冥冥夜色里涌动着一支听不见的奏鸣曲，似在追忆着什么，诉说着什么，希冀着什么，它合着海潮的节拍，回旋起伏，缠绵悱恻，搅扰着心的安宁。唉，当初年轻气盛，说话做事绝不思前虑后；

而今年岁渐长，也变得多愁善感了。

“老同志，睡得好吗？”

不知什么时候，刘参谋来到身后。看不清面容，但从那颀长的身材和熟悉的声音可以断定是他。这位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子精明练达，亲切和蔼，爱好文学，大约读过我的一些作品，便对我怀着一种崇敬之情。我能有幸参观这次水下发射，他很助了一臂之力。听说我五十年代初期便在海军工作，更是不胜钦佩，处处热情关怀照顾，硬是让我住进这只有首长和专家才能住的高级招待所。

我据实以告：“没睡好。”

“是呵，”他回身指着招待所那些黑洞洞的窗户，“别看它们都没亮着灯，昨夜能睡着的人可不多！”声调有些颤抖，话语也充满着忧虑。

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们国家刚刚研制了一种新型水下火箭，头一回试验就失败了。火箭象只海豚，使尽了吃奶力气，只在水面蹿跳一下复又沉入海里。当许多人主张偃旗息鼓撤退时，却有位从国外回来不久的专家，认为试验失败不是火箭本身的问题，力主把那枚备用火箭再发射一次。对此，赞成和反对者参半。经过几番激烈的辩论，指挥部终于——又是一个终于——采纳了这位专家的意见，将那枚仅有的备用火箭再发射一次。这当然要冒风险。

他的激情感染了我。我用力点点头，跟着为这次没有把握的发射而担心。

谈话间，一线曙光出现在东边天际，严严的夜幕被拉

开了一道缝隙，天成了蛋青色，海变成墨绿色，港湾、舰船的身影愈发深浓。就要天亮了。

这座军港醒得早，这座军港的高级招待所醒得更早。各个窗户相继亮起了灯光，走廊里有人在走动，跟四面八方联系的专线电话铃声频频不断；门前不断有摩托车、吉普车、小卧车来来往往。一种大战前的紧张气氛顿时笼罩着这座幽静豪华的小院。有些人匆匆地而又静悄悄地走了，未走的人焦躁地站在走廊和台阶前等待，频频看着表。

刘参谋告诉我，按照计划，他们将分头上潜艇、观察船、飞机、巡逻警戒舰，出发的时间也有前有后。我理解他的意思，但到底还是沉不住气地问：“我们哩？”

“我们上指挥舰。”

无疑，这又是一种隆遇。我简直有些受宠若惊。同时想看看我们要上的指挥舰，是属于何种类型？猎潜艇？护卫舰？驱逐舰？……总之，无论如何不会是扫雷艇吧？！

.....

我穿着一套崭新的由龙头细布制成的水兵服，过大的无沿帽象个铝盆子扣在脑袋上，走上两步路便颠歪了。背上背着一床军用被，背包带勒得肩胛骨发酸发麻。军用胶鞋倒是正合脚，就是不透气，穿长了便淌汗。我，一个十六岁的中学生，怀着杀敌报国的决心，唱着“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打败了日本狗强盗，消灭了蒋匪军……”的歌曲，时刻准备着血洒疆场，马革裹尸，满怀豪情

地来到广东珠江当了一名水兵。

那是个什么样的年代啊！

在祖国大地上，硝烟战火刚刚平息，经历了几十年颠沛动乱的人民在长长的恶梦后睁开双眼一看，发现废墟残垣上冉冉升起一轮红日，附近人家的炊烟在沁人心脾的春风里袅袅上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翻过去了。展现在眼前的是一个崭新的、陌生的、跟昨日截然不同的生活。万里江山满目疮痍，到处是历史的垃圾堆，吵吵嚷嚷，千头万绪，杂乱无章，却又充满着朝气、激情、勃勃生机和美好憧憬。

经过短暂的突击式的政治和技术训练，我被分配到舰艇上，它就泊驻在黄埔岛江心。

黄埔！多熟悉的名字。名闻遐迩的黄埔军校就在这里。蒋介石在这里当过校长，周恩来同志在这儿当过政治部主任，叶剑英同志在这儿当过教官。那临江的一座法国式小洋楼是孙中山先生的故居。宽阔的操场，简易日本式平房，东江阵亡将士纪念碑，孙中山铜像……从这里走出一大批革命的和反革命的军事将领。在国共两党几十年血雨腥风的争斗中，拚搏厮杀的双方将领，谁能想到有许多竟是当年在黄埔军校同窗共寝的学友呵！

岛的两端住着老百姓。低矮的老式平房，狭窄的石板路，繁荣的市面。一个个地摊，摆着进口“依波路”“三度士”手表、玻璃丝袜、香云纱、木拖鞋、王老吉凉茶、虎骨木瓜三蛇酒以及美国香烟、法国打火机、英国“德士

古”汽油；水果摊上更是琳琅满目，其中有些叫得出名字的如香蕉、菠萝、荔枝、龙眼、木瓜、杨桃、椰子、橙子……有的连名字也不知道，更不懂吃法了。有人嚼着一枚橄榄似的东西，还伴着一小包用芭蕉叶包着的石灰（后来才知是槟榔），嚼得嘴唇、口腔、舌头、牙齿血红血红。有人啃着一个形如石榴的绿果（至今叫不出它的学名），又啃得嘴唇、口腔、舌头、牙齿全是绿色，煞是可怕。真是不到广东，不知水果之多。

十字路口，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赤条条的上身缠着一条巨蟒，手里抓着条眼镜王蛇，地上一块白布上写着：祖传蛇药。只见他伸出左胳膊让那吐着血红信舌的眼镜王蛇咬了一口，立即肿得老高。他不慌不忙拿起祖传蛇药往红肿处一搽，不一会左胳膊便恢复原样。四周围着一圈穿香云纱、“良茨”、夏布褂裤的男男女女和光屁股的孩子。卖蛇药的又让毒蛇咬前额、咬脖颈，然后再在患处搽上祖传蛇药……看得发呆的观众想瞧个仔细，便越靠越近，圈子越来越小。弄蛇者央求大家让开点，谁肯听？弄蛇者发了怒，抓着半截巨蟒尾巴朝人群里乱甩，大人小孩惊吓得趑趄趑趄往后躲闪，那滑溜溜凉浸浸的蟒皮竟也在我手背上蹭了一下，真叫人恶心。

这一来，圈子顿时扩大了，却又不肯散去。

我不敢贪玩，漫步来至岸边摆渡处。这里停着许多清一色的小划艇，形状类似我们江浙一带的小乌篷船。这种艇吃水浅，船头船尾各有双桨，划起来似蜻蜓贴水皮滑翔。

艇身收拾得极其干净，舷板白得能看清每一条木纹，名副其实的—尘不染。划艇的清—色都是妇女，在船尾的又必是妙龄少女，艇首是位中年妇女或老太太。这种艇是进出岛的主要交通工具。每当有人出岛过江，船头的妇女便站起来拉客，或者干脆跳上岸招呼，一时间吵吵嚷嚷声震江岸。艇尾的少女照例不动，只是隔着高低篷之间的缝隙遮遮掩掩地露出一双含情脉脉的眼睛和半张秀气的脸。客人哩，多半是男性，他们并不理会船头的妇女，却伸头探脑地张望艇尾的少女。有的无赖还专门弯腰低头，从这头到那头挨个儿巡视舱篷内的“艇仔妹”，看中那个才坐上去。

我看着自己的一身军装和胸前“中国人民解放军”符号，一刹那很犹豫，不知该不该坐这种艇？但我去的扫雷艇在江心抛锚，看得见却达不到，不靠它又别无良策。同时我还看到两个解放军从容自然地乘着它上对岸，只好硬着头皮跳上其中的一艘。

问明了去向，船头的中年妇女和舱中的少女竟一同“噢”了一声，仿佛跟我要上的“海王星”号挺熟稔。欢快地拔篙，掉头，桨声欸乃向扫雷艇驶去。

坐在小艇上往回望，岛的中段水深处是座木制海军码头，停靠着几艘破破烂烂的舰艇，满是斑驳的锈迹，桅杆上和烟囱上挂着树枝浮萍，分明是不久前从水里打捞出来的。样式也怪里怪气，大都是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被淘汰的登陆艇、江防巡逻艇和辅助船。

说是海军码头，还有个解放军战士站岗，其实并不严格。老百姓可以自由进出，小划船也可以自由停靠。有谁会去觊觎那堆破铜烂铁呢！

相比之下，停泊在江心里一排溜四艘扫雷艇就显得象样、正规甚至阔气了。艇身呈流线型，木质船壳和舱面建筑涂着一道黄一道绿的防空色，远看象一匹斑马。艇首艇尾架着几门山炮，两舷有几门重机枪，桅杆上飘着一面鲜红的国旗。船面上三三两两散坐着一些人，有的嗑瓜子聊天，有的拉琴或打扑克，有的举哑铃，显得很悠闲。正是深秋，地处亚热带的广州天气仍非常炎热，人人都脱了棉布海军制服，露出五花八门的内衣内裤：硬胶木钮扣的黄布衬衣衬裤，白斜纹布夏威夷两用衫和西装短裤，黑香云纱短褂裤，人造丝汗衫条格纺绸裤……后甲板围着一堆人，人堆中是一个三十来岁的汉子，上身光赤，双手舞弄着一条丈把长的草蛇。那蛇伸着长长的信舌，身子左曲右扭。一刹那我竟产生错觉，以为他就是刚在十字街口卖艺的。后来看清了，他在剜蛇。艇尾甲板上用大油桶改装的炉子上支着一口大锅，锅里的滚水冒着白汽。艇尾舷边还挂着两大笼活鸡，有两个人在忙着杀鸡、拔毛、破肚肠。弄蛇的汉子并不忙着把蛇杀死，而是跟蛇斗着玩，显示他高超的技艺，也许在等着把鸡杀好弄好后一道下锅。

小划艇轻巧地靠近扫雷艇，舱里的“艇仔妹”忽然双颊罩着红云，容光焕发地透过篷隙频频向扫雷艇后甲板张望。我不敢细看她的面容，只觉得她长得很美，身段也

很好，如今越发楚楚动人。

扫雷艇上的人见靠过来一只小划艇，立即来了个“向右看”！不少人跑过来扒着舷边盯着瞧舱里的“艇仔妹”，并且交头接耳挤眉弄眼，有的还热情地跟船头妇女打招呼。那赤膊汉子也把视线移向我们的小划艇，竟跟“艇仔妹”打个照面，发出甜甜的会心的微笑。“艇仔妹”也抿嘴一笑算是回答。

就在他们忙着用目光交流感情时，那条草蛇却乘其不备，猛然冲着汉子胸脯就是一口！首先察觉的“艇仔妹”惊叫了一声：“呀！”脸上血色霎时褪尽，变得象黄裱纸，手中的双桨骤然松开。说时迟，那时快！那蛇已死死咬住汉子的胸肌，痛得汉子面部肌肉猛一抽搐。但他很快镇静下来，双手卡住草蛇脖颈，一勒紧，草蛇不得不把嘴张开。汉子又使劲把蛇头往甲板上重重地一摔，趁它被摔昏的刹那，一脚踏住蛇头，左手抓蛇，右手抄起一柄雪亮的水手刀，一刀斩下蛇头，又一刀剖开蛇身剥去蛇皮。那蛇变成红红的一根牛筋，仍不住地扭曲摆动。汉子又是一连数刀，把蛇剥成一段一段，顺手往沸煮的大锅里一扔，干净利索的动作立即又博得一阵掌声和喝彩。汉子这才认真地审视着被蛇咬过的胸脯，幸喜不是毒蛇，没有红肿。他又向“艇仔妹”丢过来一个安慰的眼色。“艇仔妹”的神色稍缓，刚才褪尽的血液复又流回面部。

看完这惊险的一幕，我挪动身子准备登上扫雷艇，顺手从裤袋里掏零钱。只掏出一封介绍信，夹在牛皮信封中

的零钱却不翼而飞。我回忆起刚才在十字街口被蟒蛇碰着手背时，裤袋被人碰了一下。不，该是两下。第一下是小偷把裤袋里的东西全部掏走，第二下是把对他无用的介绍信再送回来。

船头的中年妇女看到我的窘态，善意地笑笑，用那浓重的广东话唱歌似地说：“算啦，下回再给吧！”

我刚学过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当然不能“算啦”，忙打开背包，取出放在棉被里的钱交给她，这才攀着摇摇晃晃的舷梯登上甲板。

这是一艘排水量二百多吨的木壳木甲板的扫雷艇。其实所有的扫雷器材早已拆除，甲板上到处是一堆堆的东西，烟囱旁晾满了各种颜色的衣裳，显得有些杂乱无章，跟我想象的或在电影、画报上看到的那种威武雄壮的舰艇相差太远了。一时间我甚至怀疑自己走错了地方。想到今后就要在这条船上呆下去，在这长不到三十米、宽不过五米的狭窄天地生活、工作，当初刚穿上水兵服时的那股子雄心、梦想、自豪感顿时消逝了许多。

看到上来了生人，许多双眼睛一齐转过来打量着我。不是审视，而是好奇。却都只是看看，并不想过问。众目睽睽之下，我有点手脚无措地站在舷边甲板上，不知该找谁，更不知往哪儿走，冲着人堆怯生生地说：

“请问……”

一个穿黄布衬衣衬裤、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放下扑克，懒洋洋地走过来。他二十五、六岁年纪，中等身材，一张

河南农民憨厚淳朴的脸上，带着战斗生涯中磨砺出的自信、老练。他走到我跟前，从头到脚又打量一遍，很有把握地问：“新来的？”

“嗯。”我忙掏出介绍信，倒有点感激那个讲义气的小偷。他要不把介绍信送还，我真不知该怎么办。

络腮胡子接过信，也不拆开：“唔，新来的。跟我走吧。”把我领到一间小巧而整洁舒适的舱室，对坐在舱里的干部说：

“金政委，又来个新同志。”

政委金福玉中等身材，方脸，肤色黧黑，跟战士一样剃着光头。突出的是嘴里有颗金牙，又是门牙，一开口金牙便闪光。他也穿着黄布衬衣衬裤，正在擦拭一支左轮手枪，动作很熟练。见我进来，嘁嚓咔嚓便把散放在桌上的零件装好，放进抽屉，然后仔细地审阅我的介绍信，询问了我的姓名、年龄、籍贯（其实介绍信上都有），并突然抬头盯着我问：

“你什么出身？”

我恭谨地回答：“学生。初中没读完……”

“你需要改造！”他不假思索地打断了我的话，接着问，“你的家庭出身？”

我明白这“家庭出身”是指家庭成份，有点羞赧地说：“报告政委，我的家庭出身不大好。”

“什么呀？”

“小业主。父母亲开了个小烟纸店。”